



关于“中西合璧” 学习方法之浅见

李山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最幸福的人生是学习的人生。今天习主席号召我们加强学习，不仅是希望我们享受学习的乐趣，更是要求我们通过学习扩展视野、提高觉悟、增强本领，从而更好地服务祖国和人民。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学习和思考呢？

我年轻时从四川农村县城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读书，毕业时承蒙朱镕基院长赠言“博采众长，学通中外”，随后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获博士学位。回国工作后我去清华大学兼职开设政治哲学课，并参与创办清华国家治理研究院，任执行院

长。因为这些学习研究经历，加上长期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工作生活，我深受中西双重文化的熏陶浸染，因此希望分享自己用“中西合璧”的方法进行学习的点滴体会。

其实东西方思想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墨子推崇个人主义、反对等级制度，这些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他提出这些思想早于西方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约两千年。再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和孔子都强调“中庸之道”的重要性，认为善源自于极端之间的平衡。中国是全世界文明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

李山，清华经管学院1981级校友，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瑞士信贷集团董事、丝路金融公司首席执行官。兼任清华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理事长、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和斯隆管理学院顾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顾问。



名画《雅典学院》中的亚里士多德（右）与柏拉图

历史上曾有过“百家争鸣”的时代。那些为东方文化奠基的中国思想家们几乎触碰过人类智慧花园中的每一朵花朵。东西方思想和智慧当中有许多结论是非常相近的。

然而，尽管结论相近，东西方哲学家们获得这些结论的方法却大相径庭。中国哲学的许多结论是没有经过严谨的推理过程而得到的。比如说《论语》，“子曰”二字之后真理就直接被讲述出来，并没有推理和质疑的过程。虽然有些段落中也描述了孔子的弟子如何向老师请教、询问，但《论语》总体上是只有结论、没有解释的。与中国哲学不同，西方哲学（尤其亚里士多德之后）总是从合理的假设开始，基于假设一步一步运用推理得出某种逻辑结论。而正是这种逻辑推理的“科学方法”使现代科学最先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出现。

中国需要的是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重新解读东方智慧。中国文化有丰富的智慧，从孝道到重视教育。然而，我们还需要反思并为这些智慧建立更科学的基础。这个反思过程包括确认重要假设、根据这些假设创建关键逻辑步骤、最终得出智慧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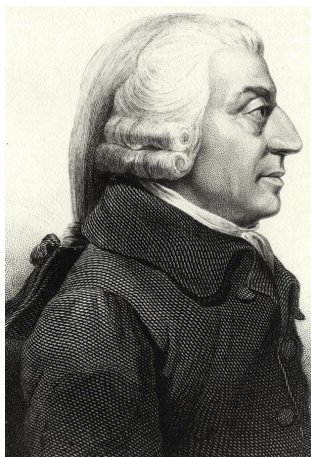
我们为什么要重新解读东方智慧？因为，在这样一个为传统智慧重塑科学基础的过程中，传统理论会焕发新的生机。举一个托马斯·阿奎纳的例子。在阿奎纳的年代，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力正在衰落。然而，阿奎纳应用科学方法，以清晰、理性的假设和严谨的逻辑推理得出基督教教义的结论。通过这样做，他重新唤醒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同时也找出了一些教义背后不再适用于他所处时代的前提假设。



孔子



墨子



亚当·斯密



托马斯·阿奎纳

我想要着重强调后一项功能。某些假设只能在特定背景下成立，因此某些理论只能在特定背景下发挥作用。习主席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因此今天的中国不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只有某些理论能在今天发挥作用。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通过调查研究，建立合理的前提假设，一方面去伪存真，找出传统思想和智慧之中最适合今日中国的部分，另一方面推陈出新，发展出新的理论。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西合璧”的学习方法——用西方的科学方法为中国智慧建立更坚实的基础，并根据现今中国的情况找到最适合的理论。📖